

第一章

下午两点,梅德坐在靠窗的书桌前,手中捧着一杯淡淡的清茶,面前摆着一本人物传记小说——写的是他最崇拜的凡·高。午后的时光对于他来说如此慵懒和惬意。

一阵微风从窗外轻轻吹来,这实在是这个潮湿闷热的季节里最好的礼物。梅德扬了扬眉,感到自己的生活平静而美好。

作为一名自由画家,二十四岁的梅德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独立的创作空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硬朗的身体。当然,还有他最近才结识的那位漂亮女友。还有什么能比现在的状况更好?

梅德一边翻看凡·高的传记,一边想,自己现在在这种生活状况,恐怕是一代大师都无法比拟的。

突然,音乐门铃在这个恬静的房间里响起。梅德下意识地望着门口,他想不出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拜访。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站在门口的男人几乎是在开门的同时就闯了进来,他迅速将门关上。

梅德惊讶地望着这个满头大汗的人——自己以前的初中同学,现在的好朋友——市公安局的法医袁滨。“你怎么了?”梅德问,“干吗这么慌慌张张的?”袁滨中等身材,体格一般,穿着一套白色工作服。此时,他大汗淋漓,满脸通红,瞪大眼睛望着梅德,嘴里不停喘着粗气,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紧张。

梅德觉得有点不对劲。他皱起眉头问:“发生了什么事?”袁滨不说话,他张大着嘴,突然全身抽搐,打了一个冷战。梅德抓住他的手臂,将袁滨带到沙发上坐下,倒了一杯冷水递到他手中,问:“到底怎么了?你说呀!”袁滨将水一饮而尽,然后紧紧地盯着梅德的眼睛。一分钟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带,开口道:“昨天晚上,不准确地说是今天凌晨,我解剖了一具尸体。”梅德歪着头望向他,过了几秒钟说:“这是你的工作,对吗?你就是做这个的。”“这具尸体……”梅德问。袁滨停了下来,呼吸又急促起来。“怎么死得很难看?”

袁滨摇摇头说:“是一具溺水致死的尸体,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梅德耸了耸肩,“那我不懂了。”又沉默了一分钟,袁滨缓缓抬起头来说:“你还记得十年前那件事吗?”

书摘

《奇谭物语 夜话》

□宁航一

这句话一出,梅德像遭到电击一样,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大吼道:“你提这件事干什么?你忘了吗?我们约好永远不提这件事的!已经过去十年了!我几乎都忘了这件事!”

袁滨也从沙发上站起来,直视着梅德:“你愿意为我愿意提吗?如果不是遇到了特殊情况,打死我也不会提这件事的!”

“我的天!你到底遇到了什么该死的‘特殊情况’,需要你提起这件事?再说了,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别忘了,‘那件事’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做的。”袁滨说,“你没有理由让我一个人承担。”

梅德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将头扭到一边,眉头紧蹙。

“说吧,你遇到了什么事?和十年前‘那件事’有什么关系?”过了一会,他问道。

“在我讲之前,你最好把‘那件事’好好地回忆一遍。我知道,你忘不了的。我们谁都忘不了。”袁滨说。梅德将头缓缓地靠在沙发靠背上,深吐一口气。思绪将他带到十年前的那一天。

第二章

那一年,梅德十四岁,袁滨也是。当然,还有李远和余晖。当时他们都是南乡初中的一年级学生——南乡现在已经成为了即将开发的新区。但在那个时候,只是一个靠近农村的普通乡镇。那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的话。放暑假的第二天下午,几个男孩在学校附近的小山上玩“打土仗”游戏——他们把泥土捏成小团互相“开战”,玩得不亦乐乎。半个多小时后,四个男孩子都累得气喘吁吁,一起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看到对方都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他们乐得哈哈大笑。歇了几分钟,李远说:“来,我们接着玩。”

梅德摇了摇头:“玩玩一个游戏,没意思。”“那我们干什么?你说怎么玩吧!”李远说。梅德用手撑着头想了一会儿,也没想到什么好提议。这个时候,袁滨突然直起身子,两眼放光:“我想到了一个好玩的点子。”

“什么?”另外三个人一起问。“你们记得上个星期的语文课上,单老师教我们的那个成语吗?”袁滨说。

“哪个成语?”梅德问。“‘三人成虎’啊!就是有一个人对你说街上有只老虎,你不相信;第二个人说,你也不信。”“第三个人告诉我街上有老虎时,我就相信了。”梅德接着说了下去,“这个成语比喻的是一个谎言如果反复地出现在某一个人身上,那他就有可能把它当成真实的——可是,这个成语怎么了?”

“你们难道不想试试吗?如果一个谎言真的有三个以上的人在传播,是不是真的就会让人相信?”

梅德有些明白了,他将身子坐直,“听起来有点意思,那我们怎么试——你是怎么想的?”

袁滨想了一会儿,说:“这个成语是单老师讲的,那我们就从他身上来试试吧!”

“怎么试?”李远和余晖也来了兴趣。袁滨向

四周看了看,一眼看见了小山坡下面的水潭。他一拍腿:“有主意了!我们就去跟单老师说:我们班有个男生去水潭游泳,结果溺水了。看他会不会相信!”

“啊!跟老师开这么大的玩笑,过了点儿吧?”余晖有些担心。“可我们是在试他教我们的成语是不是真的正确啊!”袁滨说,“再说单老师平时对我们都挺好,他不会怪我们的。事后跟他解释清楚就行了。”“好!就这么办!”梅德兴奋地一跃而起,“太好了!”“那我们先商量一下。”袁滨挽着另外三个人的肩膀,开始策划。单文均老师是梅德班上的语文老师,是个才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小伙子,英俊、幽默又健谈。平时他和学生们就像朋友一样,常和大家一起打球、聊天,深得同学们喜爱。

放假后,单老师并没有马上回家,这几天仍然住在学校分给他的单身宿舍里。

“单老师单老师!不好了!”李远和余晖跑到单老师的宿舍门口,猛烈地敲门。

十几秒钟后,单老师打开房门。因为天热,他光着双脚,看到一脸惊恐的两个人后,连忙问:“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单老师,钟林他掉到水潭里了!”李远冲进屋内,大声嚷道。

“什么!”单老师大惊失色。这时,袁滨和梅德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大叫:“出事了!钟林掉进水潭了!”单老师看了他们四人一眼,将手中的钢笔往桌上一扔,在地上找自己的凉鞋,但只找到一只,另一只不知哪儿去了。“快!快带我去!”单老师顾不上找鞋,只穿了一只鞋就冲出屋,焦急地催促梅德四人。“就在山坡下的那个水潭里!”袁滨大叫道。

单老师根本来不及等他们,飞快地跑到校门,向小山坡奔去。袁滨得意地冲另外三个人使了个眼色,他们知道计划成功了。

“快,跟上去。告诉老师我们只是闹着玩的。”余晖说。但这时单老师已经跑得没影儿了,四个人赶紧追上去。等四人来到小山坡时,单老师已经朝山下的水潭跑去了。他对于钟林已经落水深信不疑。为了救人,他一边跑,一边脱掉了短袖衬衣和凉鞋,只穿一条短裤,眼看就要靠近水潭。

就在袁滨准备叫单老师停下,告诉他真相时,一件令他们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

在离水潭还有几米时,单老师因为跑得太急,不慎被一块石头绊倒,翻滚到了水潭中!他在水里使劲扑腾,忽上忽下,不一会儿,竟沉了下去,水面只留下一连串的水泡。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梅德四人几乎没能做出任何反应,他们被眼前的一切吓得呆若木鸡。

大约五分钟后,水面没有再冒气泡,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单老师没有浮起来。

袁滨第一个反应过来,他面如土色,一屁股坐到地上,浑身颤抖:“天哪!我们闯祸了!单老师他,他淹死了!”

李远和余晖彻底蒙了。梅德的眼睛死死盯住水面。大概又过了三四分钟,梅德惊恐地说:

1860年8月5日,路易斯·韦恩出生于伦敦,他的爸爸从事和纺织业有关的工作,妈妈设计地毯的图案。很不幸的是,路易斯·韦恩天生兔唇,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十岁才开始上学——这样他就不容易被比他年纪小的同学嘲笑欺负。成年后,路易斯·韦恩开始留络腮胡,可以用胡子遮掩天生的缺陷。路易斯·韦恩有五个妹妹,是家里的老大,他不喜欢学习,经常在学校打架,有几次,鼻子都被打扁。他最大的乐趣是去听理工科的讲座,他喜欢码头,喜欢船,并对工厂和机械着迷。年纪稍微大点时,他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并参加时政讨论,他仿佛意识到上学的重要性,也不逃课了,突然变成了好学生。路易斯·韦恩十六岁的时候,成为西伦敦艺术学院的学生。

路易斯·韦恩回忆童年:“小时候,我对音乐、绘画、写作和化学都很感兴趣,我从未计划成为艺术家。”实际上,他当时最喜欢的是音乐,他甚至创作了一部歌剧,并邀请他崇拜的演员亨利·伍德(Henry Wood)爵士出演其中的角色。学音乐的同时,路易斯·韦恩开始画画,原因很简单,绘画能给他带来收入。路易斯·韦恩认为:“做画家要比做音乐家容易得多。”最终,路易斯·韦恩不得不放弃音乐,全心画画,是因为父亲威廉·韦恩得了肝硬化,帮妈妈抚养五个妹妹的责任落在了他身上。靠着家里微薄的存款,一家人省吃俭用,路易斯·韦恩读完西伦敦艺术学院,随后他在那所大学谋得教职。

也许是因为天生兔唇,路易斯·韦恩性格古怪,不喜欢和人交流,他也不喜欢当老师,他隐隐厌恶这份工作,觉得教书除了能挣钱,自己毫无收获。他不甘心就此平平淡淡过一生。于是,路易

路易斯·韦恩,那个画猫的男人

□崔莹

弃爱的人。1884年1月30日,路易斯·韦恩和艾米丽结婚,双方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有喜欢的工作,有爱恋的女人,并暂时不必去想那些繁重的家庭负担,路易斯·韦恩感到很幸福。

不久,一只叫彼得的猫“闯入”他们甜蜜的二人世界,并且,这位小成员改变了路易斯·韦恩的一生。

快乐时光像是流水一样匆匆而过。艾米丽被查出患了乳腺癌晚期,她卧床不起,彼得成为她忠实的伴侣,而她二十四小时守候在彼得身边,也令彼得享受到无限的陪伴和关爱。路易斯·韦恩回忆:“妻子不得不待在家里,彼得时时都感受到爱,它也不会孤独。”并且,彼得让空气里的很多悲伤和不快烟消云散,每每看到彼得,路易斯·韦恩都会如释重负,“它躺在妻子的床上,爪子和身体靠在妻子的胳膊上,它温暖着妻子,减轻了妻子的烦躁和苦闷。”路易斯·韦恩也常常教彼得一些伎俩逗妻子开心,比如让彼得躺下装死,给它戴上眼镜,让它双爪捧起贺年卡。路易斯·韦恩表示,这只黑白相间的猫,是他见过的最聪明、最乖巧和最温顺的猫,它也成了路易斯·韦恩练笔的模特——他画它照镜子,看窗外,偷喝水桶里的水,玩线团,藏进盖箱,打哈欠,挠痒……路易斯·韦恩把这些作品拿给艾米丽看,艾米丽又会开心很久。

彼得的画栩栩如生,博得亲朋好友的好评,艾米丽建议路易斯·韦恩把这些画拿给《文体新闻报》的主编看是否可以发表,但是路易斯·韦恩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因为在当时,人们喜欢狗而不喜欢猫。1909年,路易斯·韦恩写道:“当我刚开始画猫时,猫是受人歧视的动物,如果那个男人从事和猫有关的工作,都会被认为充满女人气。”画猫只是一种放松和消遣,路易斯·韦恩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画狗。

然而,不是狗而是猫让路易斯·韦恩成名,之

前,小猫彼得的出现,路易斯·韦恩的练笔,仿佛都是为了这一天。1886年,路易斯·韦恩为童书《斑猫夫人的机构》画了插图,这本书讲述的是名叫黛安娜的小女孩被送往“斑猫夫人的机构”学习像猫那样行事的故事。这本书的立意新颖,插图充满童趣,很快被抢购一空。路易斯·韦恩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找到《文体新闻报》运营部经理威廉·英格拉姆(William Ingram),向他解释猫插图如何受欢迎,如何有市场潜力,希望为圣诞节增刊画一系列以猫为主人公的插图。威廉被说服。之后的十一天内,路易斯·韦恩完成了一百五十多张猫图,画册名为《一只猫的圣诞晚会》,增刊出版后,路易斯·韦恩一鸣惊人。

路易斯·韦恩感到成功近在咫尺,艾米丽对他事业的转机也倍感安慰,然而,幸福还没有完全到来,艾米丽的病情就加重了,并在《一只猫的圣诞晚会》出版后的第五周去世。此时,两人刚刚结婚三周年。路易斯·韦恩痛不欲生,脾气更古怪,曾经整日和他的妻子相偎相依的小猫彼得成了他惟一的伴侣。十一年后,彼得去世。彼得死在路易斯·韦恩的怀抱里,路易斯·韦恩很少给人讲,但是他一直相信,妻子的灵魂到了彼得的身上。

路易斯·韦恩更努力地画画,心情低落的时候,他从画画中获得解脱。“我最喜欢画家科尔布尔德(Edward Henry Corbould)的一幅画,一位头上顶着扫帚的陆军中尉撞到了士兵的帐篷上,他的头上起了个大包;第二幅是,一位胖将军坐在床上挠头,看起来勃然大怒,他头上也顶着一个大扫帚,在我抑郁时,这些画让我感到快乐,让我能继续坚持画画。”

从1890年开始,路易斯·韦恩的创作风格有了明显改变,他开始画卡通化了的猫:或者把猫画在人的处境里,或者把人画成猫。但路易斯·韦恩坚持他并没有故意把猫卡通化,他画的就是他

“单老师真的淹死了!一般人不可能在水里待这么久还活着!”胆子最小的李远“哇”的一声哭起来。“住嘴!”梅德大喝一声,再转过头,满头大汗地望着袁滨,“奇怪,为什么单老师的尸体没浮上来?”“这个水潭里有水草,你忘了吗?小时候我爸就跟我讲过了,叫我千万不能到这个水潭里来游泳。单老师一定是被水草给缠住了!”“天哪!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余晖慌了神。梅德喘着粗气向四周环顾了一遍,然后迅速捡起单老师刚才脱下的衣服和凉鞋,压着声音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四个人没命地跑上山坡,再跑到山另一边的小树林深处,这里很少有人来。

梅德仔细观察了周围,在确定没人后,他将单老师的衣服和凉鞋放下,抱了一把枯叶盖在上面,小声说:“你们哪个身上有火柴?”

“你想干什么?”袁滨问,“当然是把这些东西烧掉!快!我不敢确定这个地方一会儿会不会有人来。”“你想想,隐瞒这件事?”袁滨向后倒退了几步。梅德向前一步,他紧紧盯着袁滨的眼睛:“你认为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我不知道。”袁滨使劲摇头,眼睛里充满慌乱。“听着,”梅德转过身对李远和余晖说,“我们现在必须冷静下来,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改变。”李远和余晖不敢说话,拼命喘着气。

“毫无疑问,单老师已经死了,虽然是一场意外,但起因却是我们那个蠢主意!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件事让别人知道了的话,我们不但会被学校开除,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一生就完了!”梅德低着头说。

袁滨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上滴下来:“可是,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消失了,难道不会有人知道?”

梅德把手指放在嘴边,示意他住口。“我们从开始回想一下,我们四个人赶到单老师的宿舍——那个只有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子时,我们都看到了,只有单老师一个人在家。”

“然后,我们告诉他钟林落水的谎言,单老师立即冲到小山坡。我们就跟在后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

余晖想了一会儿,肯定地说:“应该没人看见,我当时有意看了四周。现在正是最热的时候,多数人都在家里。”

“好,接下来,单老师不慎跌入水中——一直到我们离开那个水潭。我也有意观察了,仍然没有人看见。”

梅德停了下来,另外三个人望着他。“你们懂了吗?只要我们四个人不说,没有人会知道单老师的死和我们有任何关系。”“可是,我刚才就说了,单老师被发现失踪是迟早的事。”袁滨说。“你想想,有一个细节:单老师为了救人,在入水之前就脱掉了衣服——这样的话,当有人发现单老师溺水身亡的时候,或许会认为他是到水潭游泳时淹死的,而不会想到和我们几个有关。”梅德说。

“那我们干吗还要烧掉单老师的衣服?放在水边让人发现不就行了吗?”余晖小声说。

“傻瓜!我们烧掉衣服是为了在短时间内不让人发现单老师已经淹死在了水潭!这件事越迟让人发现,对我们越有利。”梅德说。

“单老师以前对我们那么好,现在我们害死了他,还要这样做,我实在是觉得……”李远又要哭起来。

梅德没等他说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狠狠地说:“那你就把这件事说出去吧,我们几个人一起坐牢!”

李远被吓傻了,他不停发着抖。

沉默了几分钟,袁滨说:“就照梅德说的办,我们处理掉单老师的衣服,然后对任何人都不能提起这件事!”

另外三个人对视了一眼,分别点了下头。“谁有火柴?”梅德再一次问。几个人摸了摸裤兜,没有谁身上带着火柴。

梅德低下头想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说:“李远,你刚才玩的那个放大镜碎片呢?把它给我。”李远愣了一下,但立刻就明白——现在正是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可以用放大镜聚光,点燃枯树叶引火。

五分钟后,一团火焰在小树林深处燃起。为了不让火势蔓延开来,几个人将周围的枯叶清理干净。不一会儿,单老师的衣服和凉鞋就化为一团焦炭。

四个人挖了一个坑把烧剩的残渣埋了进去,再抱来一些树枝和枯叶撒在上面。布置好一切,他们稍微松了一口气。

“现在,记住。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任何事。回家之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别露出什么破绽。”梅德吩咐另外三个人。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为这件事的领导者。

袁滨、余晖和李远分别点头。之后,他们各自回家。到家之后,梅德装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但他有意看了一眼客厅里的大钟——如果他没有推测错,单老师的死亡时间应该是七月十三日下午三点二十分左右。

吃晚饭时,父母并没有发现梅德有什么异样,他们仍然在饭桌上谈笑风生。

晚饭后,梅德早早地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他开始瑟瑟发抖——今天下午发生的这件事实在是太可怕了!

都怪袁滨想出那个该死的“试验游戏”!单老师竟然就因为这种无聊的玩笑而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实在是太不值得了!可是,梅德忽然想起,当时是自己第一个支持袁滨这个计划的——现在,又能怪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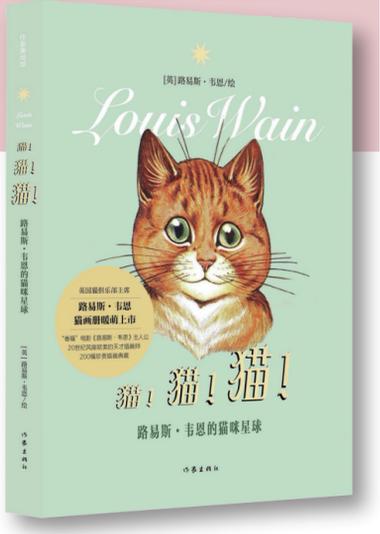
想到单老师平日的好,梅德流下泪来,他转过身,想拿书桌上的纸巾。

突然,他发现床边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个人。梅德抬起头一看,竟然是单老师,正睁大眼睛看着自己!

梅德吓得魂不附体,他大叫一声,几乎从床上翻滚下去。这个时候,他睁开眼睛,醒了。

原来,进房后躺在床上,梅德不知不觉竟睡了过去。梅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刚才只是一个噩梦而已。可是,下午发生的事却是完全真实的。梅德叹了口气,他想,要是整件事都是一场梦,那该多好啊。他坐在床上发呆,过了几分钟,感到有些口干舌燥,便下床找拖鞋,准备去倒杯水来喝。突然,梅德的脸变得苍白,心狂跳起来,他想到一件事,一件被他完全忽略的事!

(摘自《奇谭物语夜话》,宁航一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同一年,路易斯·韦恩被选为英国猫俱乐部主席。

路易斯·韦恩画笔下的猫都有一双大眼睛,眼神中带着忧郁。大眼睛模仿的是人的眼睛,大眼睛里藏着的是路易斯·韦恩的幽怨——大概在隐隐埋怨天生的缺陷,埋怨命运早早夺走妻子的生命,埋怨战争令他的事业跌宕起伏。我不禁想起同样患了精神病的天才艺术家梵高。美国歌手唐·麦克林(Don McLean)在梵高的画作前才思泉涌,写下《星夜》:“你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你努力想获得解脱,没人想听也没有人在听,也许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幸运的是,路易斯·韦恩在猫的世界里获得解脱。在他的作品里,他可以变成任何一只猫,和其他猫毫无障碍地交流,尽管那个世界同样有战争,有血腥,有不公……但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是,路易斯·韦恩是那个世界的主人。

(摘自《猫!猫!猫!——路易斯·韦恩的猫咪星球》,[英]路易斯·韦恩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